

書名 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撰者 清 李春榮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編號 D866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漢籍善本文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冊一

## 水石緣

### 第一段

驥鳳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

荆楚谿山之勝甲于天下自昔人文毓  
史不絕書而靈異之祥猶多鍾爲神  
如襄王携巫峽之雲交甫獲湘臯之  
疑山奔奔淚竹痕鮮湘水湯湯凌波



方石錄  
卷二  
爲山靈添一瑞  
候鈇石立柳生時

蘋石

甫澗迴流一柱擎蘋絲石髮兩牽情相  
逢采采休辭手最愛卿卿九子名

水柳梅蘋石

頽水相逢美且都梅嬌況復柳堪圖試  
看繞座驚人艷不是硜硜小丈夫

水石緣

第一段

驂鳳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

荆楚谿山之勝甲于天下自昔人文毓  
秀史不絕書而靈異之祥猶多鍾爲神  
女如襄王携巫峽之雲交甫獲湘臯之  
珮嶷山奔奔涙竹痕鮮湘水湯湯凌波

瘦息夫人畱桃花之洞王明妃標青  
史之名此騷人墨士恒見咏于詩歌月  
侶風傳每寄情于篇什也余嘗浮洞庭  
醉黃鶴歷雲夢過諸宮探赤壁之奇踞  
衝峰之頂四望層巒翠微縹渺中有一  
峰岡巒低蹴氣象聳蔥名曰繡嶺嶺之  
半有寺曰雨花俯瞰平原滔滔汨汨廻

遙于其下者曰濯錦溪溪上有村曰賽  
桃源居人得水之情多跨溪而廬烟火  
雖不甚廣而疏籬短篷茆舍竹樓頗極  
瀟洒綉嶺素居榛莽有神僧飛錫至此  
伐山通逕結茆其上

僧名朗磚因聲得教喻色爲空半偈  
點開金藏說法能令天雨花一口吸

盡西江到岸不須杯渡水從指頭上  
直悟徹三空四諦五蘊六如向定慧  
中都遊遍雪竇雲門寶洲金界觀着  
論風的論蟠的生訖擦似隔靴搔癢  
徒壞指尖笑那掩關的面壁的死臍  
騰如擔石上天空勞肩膊將兩手分  
開慧劍由他枕着女兒便一脚踢倒

淨瓶不愁輸却山子真是珠擎蓮葉  
顆顆皆圓月在柳稍絲絲不掛

朗磚甫至綉嶺孤鎖一龕蒲團清磬而  
已迨後遊僧歸附日衆大建叢林一時  
暮鼓晨鐘遂與山風競響其徒拈花令  
居人將桃核裏泥拋置山上不數年悉  
成佳卉每當春至則青纏佛頂紅染山



腰纏若錦綉香風陣陣繙落之花如雨  
因名其寺曰雨花而山爲綉嶺云居人  
慕桃源之勝亦各沿溪達屋爭植天桃  
花蕊一舒上下交映鱗紅零亂溪流如  
染因名其水曰濯錦而村爲賽桃源云  
相傳有水涵虛者別號散人世居粵之  
合浦爲人汪洋浩瀚有古叔度風因時  
碑善髦而無子惟一女曰盈盈

濁淖燒室清氏來隱于此性嗜佛與朗  
生來便體清音慧中秀外藏嬌鎖恨  
眉將漢月同彎蟬鳳堆鴉鬢與湘雲  
共掃朱唇紅欲滴齒比瓠犀檀口氣  
偏和香清雞舌分擎漢苑漫誇飛燕  
身輕一捻楚宮不羨小蠻腰細采蓮

舟裏西子低眉扳桂月中素娥避席  
真個冰肌玉骨一清無可擬丰神若  
論蕙性蘭心二酉猶能探秘笈

年十六色藝妙天下魏夫人之書管夫  
人之畫謝道韞之詩班婕妤之賦蔡文  
姬之琴無技不能有能必絕生平所善  
詩詞爲最所居園亭池館吟咏殆遍嘗

填滿江紅詞一闋以寫賽桃源云

疊嶂層巒鎖着這孤村偌大瀟洒處  
清溪幾曲疎林一帶花鳥全無塵俗  
相人家咫尺烟霞內筭幽深何地得  
如斯桃源賽茆屋淺山房隘鼓竹  
護長松蓋聽泉鳴空如琴橫天籟誰  
筠元都千樹艷儂將紅粉三春債怕

等閑流出賺漁郎愁難賣

身傍二婢一名采蘋一名采綠采綠年

尙幼采蘋小盈盈二歲麗而知書盈盈

雅愛重之分雖主婢情同姊妹每得佳

句輒令歌以自賞時散人欲爲盈盈相

攸盈盈聞之愁動顏色偶見庭際落紅

私語采蘋曰女兒身如花片飄泊隨

風幸而飛綴綉簾不幸則拋墮塵土青

皇難問含嘆如何采蘋曰這件事命好

的揀得來緣惺的推不掉聞說有個老

人家朝着月亮檢書那些不搭對的想

都是他眼昏檢錯了盈盈失笑先是盈

盈生之夕寺僧朗磚方在禪堂趺跏入

定見有童子驂鸞仙娥跨鳳並翔空際

須臾參鬱者東去跨鳳者降于水家中  
有紅羅一幅墮于朗磚懷內上書云

碎汝半塊磚投入千尋碧締我鳳鸞

交盜飛龍獻錫

賢畢驚悟深異之次日聞生盈盈且驚  
且喜來與散人作賀散人獨坐竹堂正  
爾抱悶見朗磚來延入坐定朗磚曰聞

你夜來得了一顆愛珠特來賀喜散人  
曰是誰說來你聽錯了還有半顆不全  
哩朗磚曰我知道了兒子女兒總是一  
樣你不要愁悶散人曰年逾半百生了  
個外向人賠錢貨怎教我不悶朗磚曰  
自古好女兒反勝過美男子你不聞木  
蘭女披綉鎧往邊庭黃崇假換烏紗入



翰苑那都不是挽髻兒穿裏子的麼散人曰便依你說古來有幾個朗磚曰雖是不多又道生男勿喜生女勿悲怎麼連這句話也忘了且去抱來與我看看散人將盈盈抱出中堂朗磚撫之曰你們走得好快把一個難題目送與我做不知要費我多少氣力哩散人笑曰搗

甚麼鬼朗磚曰這是我心坎裏的啞謎不要你猜有句話囑咐你此女非同凡媛須好生撫養着他日後自有天生佳偶切莫要替他尋錯了對頭散人以爲尋常言語不甚關心至是十餘年彼此相忘一日朗磚聞盈盈工于翰墨持帖索書盈盈爲書雲外賞三字朗磚懸諸



哲愛軒中又復巧寫綉領圖隱以花村  
圍以錦水幽深清曠駕輶川圖而上之  
散人持畫入寺朗磚展看啧啧稱美散  
人偶然談及向年之事因曰這山莊內  
都是些耕烟勑雨之徒那討快婿昨與  
寒荆商酌欲圖歸計却又彷徨不定朗  
磚無語暗自失驚及散人去朗磚瞿然  
曰非他提起幾幾乎忘了這場公案如  
今正該是他來的時候了吾當到彼招  
取此人就中畧露玄機指引他一條覺  
路卽將盈盈所畫綉領圖藏入空囊次  
日延散人入寺集衆僧至禪堂話別散  
人驚問師欲何往朗磚曰敝和尚的人  
如孤雲出岫隨風舒卷有甚麼定向衆

僧有挽錫者有願從者朗磚曰你們須各檢點自己工夫老僧不久自圖返錫因命拈花暫統監院臨行密語之曰明年某月日龍湫有一石生迷棹至此你須留住勿忘吾言言畢率一小沙弥擔囊携鉢飄然而去

水石緣

第二段

蓬密友慷慨談心  
論人情詼諧罵世

中州望族首稱石氏得姓以來分支遍于宇宙其在荆山者多抱負戰國時見知于卞氏薦諸楚王王令展其韞大奇之封卞氏爲陵陽侯襄陽米君善其族

羅而置諸幕下有難致者輒賚金聘之呼曰翁文愛敬無倦容或抱笏端拜如對賓戾人皆以顧目之米君由是得名他若將軍恨認仙子叱成或授子房之書或被呂公之指或淋漓翰墨易姓陶泓或屹峙中流共推砥柱出處不同用世亦異紛紛籍籍未易更箇數也

有石岫者字連峯居鄰雁宕學本鴻儒氣宇崕崙襟懷磊落多情多感悅宋玉之重逢能飲能詩儼青蓮之再出荷花偷臉色休猜做南國佳人玉尺擬丰標直想殺東鄰處子不幸庭櫧椿樹且喜堂茂萱花雖然芹采泮宮尚乏絲葦綉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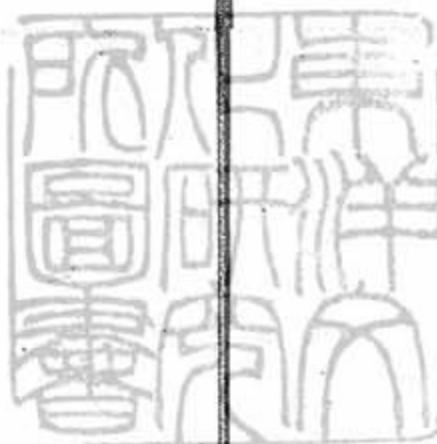
伯舅山外山愛之若拱璧有女翠微姿  
態頗媚屢欲納生爲壻生堅拒之山父  
終不忍置生幼與松濤雲影二子同硯  
因相友善遂結金蘭濤字月波性奇峭  
英姿挺拔有力如虎飲酒過一石自號  
渴虹影字龍碧爲人輕清浩蕩飄飄有  
仙致猶工書落紙如烟妻和氏小字碧  
娘賢而多姿內父和光爲黔中司李數  
以書招雲雲以道遠不應三子往來甚  
密朝花夕月無日不同遊亦無日不同  
醉酣暢時披風抹月感慨處按劍悲歌  
一日雲石二子過壽家閒坐敘話生曰  
余三人雞窗螢案風雨連床居恒磨礪  
自信頗堅異日鵬程萬里不知誰着先

鞭雲曰我視功名十分飄忽卽期不負所學他日得志須早尋一不到之處共作山中宰相寧爲人所思勿爲世所用松曰大丈夫得志則當爲棟爲梁不得志則思尋丘間壑功名得否直須聽其自然向生曰你忘了一件要緊事生曰何事松曰論你年紀若是個女嬌娃也是破瓜時候了這裙帶兒底下事情爲何竟不提起生曰只些時到門的不是執柯便是作伐我好不聽得惹厭又輪到你來了雲曰聞君渭陽意欲館甥你推辭却是何意生曰家表姊頗有姿容予不揣要尋個天下無月中有的人來作對那合色杯中酒斷不與尋常脂粉

共飲松濤撫掌喝云這等說要嫁是嫁不成了生笑曰配非其人寧甘待字松  
曰我看你幾時尋得到手生曰你不要替我愁宇宙之大豈無全人只怕尋見了還不止一個哩雲曰連峯你不要妄想一個兩個在那裏生曰雖未逢其人却不可不作此想又謂雲曰你力纔說

要尋個紅塵不到處我平昔思想中有一境界非俗非仙其間水秀山明花奇艸異似曾經歷之所每一想着便覺神怡不知却是何故雲曰這或是你夢幻所致生曰非也松曰或是你襟懷超曠有此奇想生曰亦非也情景歷歷惜不能繪松謂雲曰連峰雅度尔我實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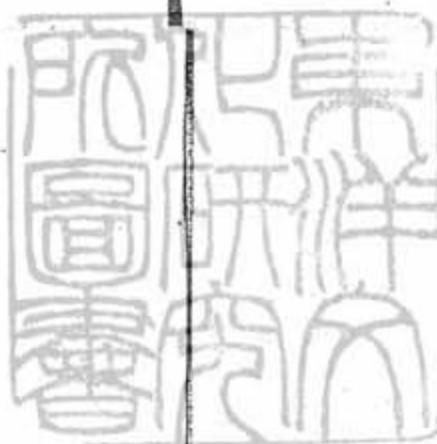
及生曰又胡說了我是不好奉承的松  
曰我松月波可是肯奉承人的籠碧你  
說說看雲曰月波說得不錯但文人氣  
象本是瀟洒怎奈今人戴了一頂儒冠  
粧模作樣斂手縮腳倒弄得不死不活  
蘇子瞻嘲鄉裏人與妓筵真是此輩小  
影松曰這還不過是那拘儒樣子更有  
一等僞謙恭假道學口內說着仁義道  
德心中藏著刀劍水火如世所稱蜜尖  
刀笑面虎綿裏針諸美號陰賊險狠甚  
于鬼蜮卽密若相知親如手足無事不  
以智術相御多少無知之子悞落陷阱  
也有計窮勢迫明知被賺隱忍就欺總  
之一墮術中便如打腮的蟲吞釣的魚



罇網的鳥要跳也跳不出要飛也飛不去此輩却操着肚皮暗稱得意如此等人不知陰司裏閻羅老子可也另設一重機械酆都待他否雲曰有有待我說個笑話閻羅巡查地府見一獄中鬼囚都光赤着身子哀號叫冷卽問判官這是犯何罪孽的判官說這些人在陽間

慣用奸巧騙人充假老實又慣趨炎附勢故受此罪閻羅嘆曰若只如此又不暴棄綾羅爲何使他赤身受凍叫鬼卒帶到殿前各給皮裘一件衆囚皆喜躍叩謝各人奪了一件披在身上被鬼卒推倒地下打個滾爬起來都變成牛羊猪狗哀哀叫苦道只道大王真心實意

原來假慈悲騙我們的閻羅拍案大罵  
你這羣孽畜在陽間騙了人一世只我  
臨了騙你們這一遭兒就叫苦了這豈  
不是歎待此輩的麼三人大笑生曰我  
們既深惡這兩樣人須做個風流洒落  
的書生莫墮那寬袍大袖的迂闊須做  
個抽肝擢胆的真士莫學那蠅言梶貌  
的鄙夫寧使吾輩笑人勿使人來笑我  
松曰暢快暢快復呼酒與雲石盡歡





水石緣

第三段

松月波携酒玩芳菲  
石連峯賞花遇梅柳

明磚自離綉嶺覓望龍湫而進一路雲  
山縹緲烟水蒼茫小鳥呼林清猿嘯樹  
嘆曰數十年水色山光依舊是本來面  
日老僧秋霜滿鬢十分慚愧經山也既

至其地卽認定了石生遂覓一所茆庵

住下喜曰明珠在握老僧不負此行我

欲完我因中幻他更有他幻裏因這一

回傀儡登場待老僧提清線索搬演做

一本佳人才子的風月傳奇知奇者不

要道異誇新充耳者也不要眼獃口垂

大衆觀場不須性急只剝那頃鑼鼓便

敲將來也時值春季一日石生晚起過

雲影蒙雲問今日爲何起得這等早生

曰不識何故昨晚一夜不曾合眼等不

得天明起來沒情沒緒到你這裏走走

方言時松壽亦至雲曰好心齊我又不

請吃早酒松曰今日的請帖不勞你發

有個現成東道了生問誰是主人松曰



昨聞郊外名我園萬花齊放動了遊興  
特來相邀小奚挈榼等在門外連峯好  
湊趣不約而同雲曰他說晚上睡不着  
想是有些心事此東倒也恰當松曰這  
後生傷春了我替你解悶言畢相邀出  
門雲曰大清蚤空着肚子遊春我不吃  
空心酒等收拾早飯吃了去松曰母婆  
文早飯有處吃包不餓壞你三人携手  
同行將及里許進了一條小巷彎環屈  
曲生曰這所在我從不曾走過望見臨  
了一家兒朱扉外繞着綠水粉牆頭罩  
着紅杏庭內一架鞦韆采索隨風飄蕩  
行到門外松雲忽爾立住生問這是誰  
家雲曰這是青樓冷痴院裏面有兩個

姊兒一名柳絲一名梅萼姿容妙麗兼  
有才情追歡選勝少不得他二人進去  
招他們同走說猶未了這院內有個小  
廝名喚扶芳開門出來見了松雲是常  
來過認得的便叫道相公們怎麼不請  
進裏面去松問梅姑娘和柳姑娘都起  
來梳頭沒有扶芳云到這時候絕早就  
起來粧扮兩個同出門去了松曰胡說  
黑蛩往那裏去扶芳云我敢騙相公鐵  
哥兒管着房門哩雲曰不依我掉下蛩  
飯了鵝兒聽見也出來說相公們怎麼  
都站在門外頭說話他姊妹兩個委實  
纔出去耍子去了蛩來一步敢還會得  
見看見石生定着眼嘴裏輕輕念道好



個俏模樣兒松指雲曰都是你打房門  
旋就閣工夫悞了事雲曰走罷好掃興  
松曰連峯出兵不利頭一次就割了個

空營生曰兵法擣虛云胡不利旣到園

中

見亭臺錯落花木參差虛樓下廻抱

虛廊曲徑傍週遭曲檻方池碧沼行

來却借小橋通錦障翠屏到處齊將

香塢邊和風吹片片扶不起架上葵

藜晴日照融融開遍了欄邊芍药于

歲桃三眠柳傍綠偎紅君子竹美人

蕉交枝接葉風流艸帝凌霄堤木筆

書天富貴花王含笑覩金錢匝地杜

鵑放而倩女冤銷海棠開而玉環夢

醒鶯聲燕剪自在清歌蝶亂風狂天

然妙舞似季倫之梓澤較勝芳菲類  
摩詰之輞川更饒穠豔

方在玩賞忽有一蝶彩衣翩翩舞入花  
林生持扇逐之轉入花屏後見一女子  
在池邊照影手整雲鬟即便立住其女  
抬頭看見石生帶着笑臉便與生拱拱  
手生暗忖必是院中所訪回到花亭上

向松云你方纔要刦營這園中有個烟  
花將埋伏在亂香深處快去擒來松云  
待我去看疾入後邊見是柳絲喜云躲  
得好却被俊眼兒瞧破了柳曰剛見一  
小後生是那個松曰就是我時常說的  
三盟弟柳云哦這就是石三郎麼松云  
如何柳絲點點頭松問怎麼只有你一

個在這裏梅了頭呢柳曰輕嘴松曰重了怕壓壞他他在那裏柳云起來得蚤了些到這裏和他鬪了一回炒在夜合花下靠在太湖石打睡哩松濤悄悄走到跟前見梅萼淡粧雅態倦倚湖山綽是媚人輕輕閃在背後取一炒心掉過手向粉鼻內微微一旋梅萼益地一個噴嚏柳絲拍手大笑梅云我怎麼竟睡着了不叫我聲倒來調弄人柳云倒是我調弄你讓我賄咒調弄你做你家孫兒松濤躍出來撲柳絲梅驚云是幾時來的悄沒聲駭我這一跳松云家裏閒着被窩躲在這裏睡覺要我們尋不着柳云他們說的石三郎今日也在前面



梅云我正要物色他物色松曰今日邀他來看花有個薄東擺在亭子上屈你二人坐坐梅云菖蒲花兒難得開的怎好叨擾二人轉到亭子上松向生云你教我擒一個我擒了一對來了雲曰方纔到你家撒了個空網好不沒趣誰知你們先在這裏等了指生向梅柳云這就是盟弟石連峯梅覲生云月車郎不期而遇沒有帶得果兒來怎好右生初傍溫柔不禁二女低鬟偷覷反覺羞澁無語松濤曰連峯放老氣些抬起頭來索性讓他們看個飽生曰花魁在前自覺形穢二女含笑酒過數巡雲曰座中冷落待我行一令松曰且慢先讓我行

令流星趕月大家吃幾杯再讓你來生  
曰阻他的令先罰一杯松曰該罰卽舉  
大杯自斟雲奪住曰好便宜我劄恕你  
就依你行遂將酒斟齊連飲數巡杯到  
梅萼梅云這個急三鎗來不得了松濤  
推起板來梅云讓過這一杯罷松曰不  
能梅立起持酒向生云石相公借一杯  
生方欲接松濤隔住云連峰不害羞誰  
敢借柳云不過一杯酒受人家制就乾  
了罷要醉也同醉說不得雲曰還是你  
爽快梅萼一飲而盡云松相公好狠柳  
云你這樣重他他背地裏叫得你好聽  
理梅曰由他呼牛也得呼馬也得松曰  
不錯一般多是被人騎雲曰馬背不如



牛背穩梅曰雲相公你也看他的樣生  
曰籠碧好起令了雲曰我的令要取古  
詩一句內帶筵上一物又要合着園中  
時景行遍收令飲酒松曰就來只是要  
認定了一物然後念出詩來不許詩兼  
二物也不許詩異物同生曰這箇是然  
松曰還有句話不論詩詞歌曲隨我雲

曰這却不能柳曰就讓他些罷松曰還  
是你寬起令的先來要順行第二是連  
峰我收令梅曰石相公底下是我雲曰  
連峰快哉松大笑柳曰開口慣教人捉  
錯梅曰我是無心的松顧柳曰他怎麼  
倒在我的上面雲石亦大笑梅曰不要  
攬場又阻住令了雲曰我先認了鷄松



曰詩來雲曰杏花唼喋青頭雞松曰先  
錯起這扁是隻白母雞怎麼說他青頭  
雞且罰了一杯我替你說個翠羽花冠  
碧樹雞生曰我認的酒紅白低枝拂酒  
杯松曰石相公低下的來梅曰到我了  
怎麼處這上有的尋不着詩詩上有的一  
又合不着景柳曰我教你認了魚這魚  
狠肥梅曰我就認了魚桃花流水鱖魚  
肥松雲齊向柳曰多嘴該罰不該罰柳  
曰罰則不甘要我吃我就吃一杯罷了  
飲畢曰我認了燕窩燕蹴飛花落舞筵  
松曰好吃的都搶去了只一味猪舌沒  
人睬他其名不雅馴斯文難言之我偏  
認了他柳曰詩來松曰沒有詩戰國策



一句舌在足矣合座大笑柳曰這舌是甚麼舌梅曰還是你口裏的還是這盤內的松曰倒是你口裏的長舌向雲石曰我不過少個猪字指柳云他方纔那窩兒也藏在底下柳曰你單找着我雲曰若罰酒就便宜了他只要他說過我們且吃個冷落杯松曰這一句不作數

方纔的翠羽花冠碧樹雞豈也算不得賬柳曰不許詩異物同自誰說來生笑曰真真爲法自斃松曰不要忙待我看看雞鳴了鴨還睡着換他句西廂嫩綠池塘藏睡鴨梅曰這一句倒換得好松向二女曰令完了把衣帶放鬆些讓他這青頭雞好搜柳曰你也說勾了雲曰



我詩中暗藏一種花名一樣顏色梅姊  
的有名無色柳姊的無色無名指松云  
你的有色無花連峰花名不見顏色又  
重大家照令飲酒松曰你這青字是單  
咏雞頭的與杏花無涉這雞頭便讓你  
唼喋了也該吃一杯衆各飲畢起行花  
下生顧二女曰人面與花容競媚使人

應接不暇梅曰此花艷驚郎醉目也柳  
絲折取玉樓子一枝笑向石生索咏生  
轉讓松雲松曰不要推人事了他來意  
遂令小奚展箋石生迅筆書成一律云  
芳辰何幸聚蓬瀛一朶玉樓百媚生  
朱粉不施真國色冰姿獨擅是天成  
艷堆瓊蕊凝烟重香集華筵舞蝶輕

富貴休誇金谷好名園此日會羣英

詩成二女相對色喜持杯酌酒進生曰

詩凌元白字壓鍾王夙慕錦心繡口果

然名下不虛生接杯曰興來書自聖醉

後語猶顛不要見笑雲曰昔日李供奉

沉香亭醉後賦詩帝使太真捧硯爲手

古文人艷羨今日召我園石連峰得句

微侍二美殊緣可續前人佳話松曰局

面難像只可惜這詩是吃了李太白的

星子骨做的有些屁氣衆各大笑生曰

閻奴曉得甚麼快替我脫靴諧謔半晌

復將酒肴移近花下席地而飲追歡竟

日忽暮雲冉冉細雨空濛遂一同携手



與陳雨之同賦于

醉後不識酒面醉後不知身

醉後不知身是醉後不知身

醉後不知身是醉後不知身

醉後不知身是醉後不知身

醉後不知身是醉後不知身

醉後不知身是醉後不知身

醉後不知身是醉後不知身

水石緣

第四段

柳絲悲寄長歌  
石生情感二妓

衆既出園松壽令小奚先回三子帶餘  
醺復入冷痴院二女引入一小閣內生  
見碧檻紅窗綉簾羅幌正中太湖石春  
臺兩旁湘妃竹交椅上面掛一幅吳綾

裱的米家山水左右襯一副金花簾櫳

葉對聯書云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  
生顧雲曰這是你的字雲笑曰呈醜呈

醜又見香几上畫屏閒整銅鑪內煮一

縷青螺甲胆瓶中浸一枝剪春羅傍有一  
座花梨架內列楸梓冊頁管絃檀板  
諸物生就坐鵝兒出云從蛩上直頑到

這時候纔來相公們是那裏遇見他姊  
妹的松曰他們會躲我們也會尋怕遇  
他們不見只是早上便宜了你家一冷  
早飯如今來補數了鵝兒指生問云這  
位相公貴姓從沒有來過梅曰是石相  
公鵝兒想一想云莫不就是山老爺家  
的親麼石相公貴客光顧不曾脩得甚



麼東西相待怎好雲曰別的一點不要  
口乾了快些取茶來鵝兒連聲云有有  
我去叫妮子們送來不一時出茶啜畢  
梅柳高燃紅燭復令小鬟行酒松曰今  
日想有個酒鬼尋替身了柳曰酒鬼若  
尋着你渴虹還想出世松曰如此花濃  
酒釀那得不死雲影將瓶花移近梅萼

曰眼前一三字聯誰能解誰能對松曰  
可是花對花麼雲曰然生曰我們今日  
豈不是酒尋酒衆皆服其敏捷生向二  
女云日間賞名花對傾國未及一聆清  
音且喜紅燭迎人管絃在側二卿何吝  
陽春一曲以盡賞心松曰連峰識趣好  
像慣走陳雷一善四絃一工橫笛請各

奏所長柳曰恐已歌汚耳貽笑知音梅  
曰石相公見愛就醜也不敢不呈于是  
梅橫玉笛柳抱檀槽以歌曰

天絲一縷枝頭裏百舌撩人嚦不了  
遺愁盡道莫愁家誰識莫愁愁更悄  
琵琶切切笛淒清不奏繁聲與慢聲  
幾闋新裁幽恨曲欲訴還悲調不成  
雙鬟家在春風裏翠眉玉靨着紅紫  
猶憶當年髮輝眉名園如殺閒桃李  
十三呵粉試新粧十四穿針綉鳳凰  
曾經捉句敲風月曾經抱瑟辨官商  
斂鬢梳鬟年十六嬌憨猶繞爹娘足  
學解連環笑臉生深閨誰憒雙蛾蹙  
一朝零落碾香塵一朝飄泊逐春萍

紅樓無限傷心事青眼誰爲盼  
睠人章臺姊妹多妖冶爭持紅豆拋鴛瓦  
妾獨含悲對夕陽無言悄立簾櫳下  
有時對鏡倍傷神退盡鉛華影自親  
我惜多情憐小小人誰有意叫真真  
有時夜聽參差品冷月寒烟不成寢  
銷盡屏前蘭麝香羞看帳裏珊瑚枕  
有時拂拭枯桐枝欲彈不彈意遲遲  
高山流水宛然在賞音何處覓鍾期  
百憂千慮心如擣怨雨愁雲天亦老  
白圭忍使青蠅玷隋珠暗擲蟋瑩抱  
奈何奈何天實爲鵠可煮琴可炊  
君不見王嬌與蔡琰黃塵千里嫁胡  
兒寄將十八拍中淚洒遍青青塚上

堆又不見梓澤梁天寶楊雙雙佳麗  
奪齊姜馬嵬夜半胭脂血還與樓前  
色共殷紅顏命薄方難就秋月春水  
爾何厚妾今譜作短歌行能令淚溼

英雄袖當筵且莫歌嗚嗚移宮喚羽  
來歡呼金刀推動檀木奴愁城百雉

醉後屠杯深莫慮春宵促猶喜相逢

鬢皆綠

歌聲怨瓦酒坐唏噓石生合着眼如痴  
如醉昏昏不語雲曰要快活聽你歌兒  
朝着我們訴苦你看一個活潑潑的被  
你弄得不動彈了松推生云連峰不要  
粧死生復與二子大呼索戰梅柳殷勤  
陪勸觥籌交錯直飲至夜分松雲欲別



生已沉沉醉倒二子遂畱生而去松語  
柳曰今日他中酒了你莫要不辭小官  
柳推松出閣云還你個坐懷不亂二子  
既去柳絲向生耳畔低呌云三相公三  
相公石生不聞二女將生扶入羅幃覆  
以錦被石生鼾鼾睡去梅曰這生溫潤  
如玉深可人意柳曰不但人物風流更  
是才華出衆梅曰世間女子若嫁得這  
樣兒郎也不枉一生柳曰日後若得託  
生如彼情愿和你共事一人梅曰且莫  
要作此痴想柳曰今晚不要閒過他你  
陪他罷梅曰他醉也小夥子也未必慣  
經柳曰總是夜長難睡且和你下局棋  
兒等他醒來將舊時的筆作請政請政



與他話個通宵如何梅曰正有此意遂取棋枰對弈局猶未終忽聽帳中喘嗽二女悄至床前輕輕鈞起帳子石生朦朧內聞得麝蘭撲鼻驚開倦眼方知睡在梅柳床上見二女立于床前卽問松雲二子柳曰去多時了石生起坐帳中梅曰好睡也生曰好醉也柳曰待我取茶來遂抽身出外梅夢坐在生傍持生手曰三相公今年貴庚生曰十八歲了梅曰原來還是我大一年生曰柳姊十幾了梅曰他與三相公同年又問曾有了大娘麼生搖搖頭梅曰每嘗在家晚上誰作伴兒生曰自己在書房裏睡一面說着打個呵欠拾起手伸伸腰梅



夢輕舒玉臂趁勢抱住石生低語云怎  
的這樣倦陪你再僊僊罷石生神情飛  
越止不住目亂心迷將口摑住香腮輕  
問柳家姊不進來麼梅曰他不進來石  
生痴迷半晌忽想松雲與二女既是舊  
識平時必爲所溺遂捺定春心低頭良  
久無語梅又低詢云你心兒裏是怎樣

生曰今晚醉極了蒙賢姊姊錯愛願以  
異日梅撫生背云你敢是坐起來身上  
冷了我開去讓你蓋着被再睡睡生曰  
不冷也不要睡了只是口渴得狠梅見  
石生無意站起身輕喫了一聲柳絲持  
茶入房生接飲云茶冷了柳曰比三相  
公的心是熱些生曰子不知我方寸如

灼正要借他一澆飲完柳絲接了杯向生笑云這冷痴院又不招賢良方正爲何來的都是道學先生石生曰我不忍以烟花視卿卿何甘以狂且待我梅曰青樓薄命何幸垂憐生曰適聽長歌哀音悱惻如清夜啼猿雨中殘角能使有情者一齊下淚二女曰不嫌污目殘稿



正欲求教生曰珠玉在前恐無目者不能賞梅曰日間已曾窺豹一班生曰那不過醉後狂書柳曰妙處正在此遂收去殘稿各出已作石生下床來細細評賞多半是繁愁惹恨觸景傷心之句生慨然曰麗情藻思均不愧女中博士何緣拋墮風塵使這一派杜鵑聲都向筆

尖兒題出於長吁無語生曰二位姊  
姊以道韫才兼壽陽貌張郎相得益張  
浩然尋之不得陶彭澤尚窮芳名林處  
士猶珍素質曉風殘月何處不宜茆舍  
竹籬何方不可奈何移向這章臺翠館  
甲忍教驚風驟雨剝落推殘二女曰自  
流落以來臉兒上賣笑心兒裏含悲只

思跳出火坑尋個清涼地面想是孽債  
未完沒一人來引手生問其家柳曰妾  
家渭城梅曰妾家原嶺生復詢其入樓  
之由二女曰昔日根由每一念及寸心  
如割非不可言實不忍道生曰自古花  
街妓妹只圖眼下芳年麗色車墳馬砌  
名壓平康待得香銷黛減欲尋個好好

收場百不得一二姊具此慧心胡甘自棄若不趁此時早尋究竟一旦塵侵歌扇雲散舞衣人祇愛你柳搖金縷梅如玉誰可憐你梅子酸心柳綹眉就是我們今日往園中玩賞也不過慕他芳菲艷麗若到得鶯老花殘鳥啼春去則園屏可闔矣還有人提壺挈榼向空枝飲



酒賦詩  
麼一女淒然淚落曰娓娓名言  
奚啻晨鐘三撞我姊妹從今以後誓不復作樓中人了生曰且慢且慢須知痼疾必非益藥可除梅曰得遇紳砭寧不立起生曰譬如意匣中之鏡被塵封垢積雖不怕到頭來沒有磨不出的光却沒有一掌手便准得淨的垢柳曰不是這

樣說譬如天心月破霧掩雲遮只愁沒  
障吹將來的風那怕有一時掃不開的  
障生曰言雖妙未必由中二女曰我二  
人久懷此志實非僞言只是這鐵網重  
重不能得脫生沉吟良久曰你二人果  
能自惜其身我當代爲畫策梅柳聞言  
雙雙跪向生前曰三相公你若不辭援

手我姊妹死且不朽生扶二女起云只  
要你們把定此心我斷不悔今夜之語  
二女甚喜梅曰塵埋數載今日也有見  
天時節柳曰向來只慕你的才名以未  
獲一見爲悵不意初覲芝眉卽被大德  
生曰相彼投免尙或先之矧目擊麗人  
淪沒何忍膜視只怪二友平時並不提

起今日却恨相見之晚三人話正纏綿  
早是曉雞亂唱生携二女出步中庭見  
花露陰陰參橫月落梅曰每夜只恨更  
長今晚偏覺其短生曰好處留人月易  
斜撫梅肩云只是神女有情楚襄無夢  
能不爲賢卿窃笑二女曰君之情可稱  
高出一世自今以後還望時來扳話生  
云旣蒙雅愛願接清談天將曉生卽辭  
去



